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清晨,琥珀村的民宿四周,鸟鸣啾啾,兜头一泼。长,短,短长参差交互,叽叽歪歪,叽叽喳喳,咕咕咕,咕噜咕噜,切、切、切,哦呜,哦呜,形状各异,若即若离,像爱而不得,得而难持;远,近,高,低,忽近忽远,忽左忽右,一层层,似佛塔缥缈云际,不可触,待得近前,又如清晨的雪白水汽把人心厮磨。躁动也是有的,但人似已被鸟声捕捉,瞬息成为自然音乐的圣徒或囚徒。在鸟声的神迹中,三伏季的野花零零星星,像羞怯的新月……那种神遗下的独特眼神……一点红,一点绿,一点黄,一点紫,深、淡、浅、脆、糯,星星状散落田埂和步道。不必探究花为何类何名,挨近一看,掬掬团举枝头,横斜,飘逸,不知何来,难解何往……我住的房间是“伍福门”,五福临门。门前一口约两三亩的鲫鱼形野塘,不时有大鱼跳跃,波浪和涟漪一下子就将岸边的树影、草影、花影弄得没了章法。我在塘边坐了很久,坐姿渐有苦禅意思。前后看了七八回鱼跳,各种影子就被揉碎了七八回,或许十余回,因为野风也乱手摸塘。昨晚新雨后,潮湿、浓烈的闷热完全匿迹,岸上的树木花草,越发翠郁猛红,伸手一握,就是迥异于李贺的小白长红而大白大红大蓝了。

夏茶汪洋,一畦畦,计千余亩,如万丈巨画浩瀚铺陈,坡坡洼洼全是淼淼绿波。茶棵与茶棵几无间隙,畦与畦之间留一条浅沟,以方便采茶人收割。大别山甚少有此种植茶法、采茶

火树银花夜绚烂,朔风呼啸日渐长。小儿犹喜大年至,早有爆声震院房。本来是银装素裹的季节,可一个冬天没看到星点雪花。从立冬一直等到大寒,雪像一个走失的亲人,杳无音信。整个冬天像一幅褪色的铅笔画,满眼灰色透着陈旧与冷寂。

大寒一近,街上就热闹起来,今日看到电杆上有长串的红灯笼挂在中央,明日便看到树枝上长出小红花。寂寥的街头摆满大红的年货,人们大包小包拎着,熙熙攘攘,突然给这黑白的季节涂上暖色调,哦!年近了。

事实上,从腊八开始,年味就非常足了,每个人都在感叹时光匆匆催人老,可又满怀希望迎新春。好似走向终点,却又迈向新的轮回。万事万物就如一张太极图,黑极便是白,寒极便会暖,反之亦然。

如今,年年过年,年味日渐淡,可在伊和乌素草原的深处,却还保留了最为传统的仪式。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草原辽阔,历史悠久。大寒时节,草原深处的希尼其日格嘎查,草色枯黄,空气清冷。哈斯诺日布清早穿上节日的盛装,他和草原上的牧民们迎来一年最为重要的节日——腊月二十三。

这一天,一切都显得庄严而神圣。相传这天是火神上天庭汇报在人间一年工作的日子,也是蒙古族人民拜祭火神的日子,与汉族祭灶神是一个道理。火是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,也是圣洁干净的象征,它不仅给一家人带来光明和温暖,还用它永恒的热情庇佑着人间。因此,对蒙古人来说生火的灶与佛龕一样是极其神圣的,他们管它叫火撑子。

穿戴好,哈斯诺日布要去野外寻找新柴,这是用来煮羊胸叉的,不仅柴要新的,水也要当天挑的新水,而且必须由男主人亲手煮,似汉族民间相传

行走琥珀

法,它在初春发叶,深山里的本地茶种还在抵御风寒,小苞试探,琥珀村的茶已经上市,因赶了“早集”而茶价不低。最早的一季春茶,仍是茶农手工细采,采了十天半月,就改用特制的小型蓄电池收割机一溜匀沿叶面推过去,咻啦咻啦一阵,下面的蛇皮袋里鲜叶就渐渐涨满。夏茶一季,全程使用收割机,时间很长,从五月到十月,要收割四五茬,做成叶大味厚的黄大茶,出口非洲。早点吃的是乡村版牛肉拉面,牛肉筋道,有山野香。琥珀村的茶就是做量,量大得可怕,收益与岳西翠兰核心产地比如石佛寺、香炉冲相比也不遑多让。令我大为讶异。岳西的好茶,多产于海拔八百至千米的高地,顶级岳西翠兰一斤能卖出三五千元乃至上万元,没想到地势低矮而气温较高的琥珀村,本不适宜种茶,但偏偏种了许多茶,种了茶偏偏卖得这么好。看来所谓“眼见”,也不见得“为实”。

骑行基地四周,枫杨,乌桕,野桃,银杏……栽满野径,有毛桃小果模糊勾起童忆,有古藤寄生缠在枫杨的老枝间,有乌桕籽尚未紫黑而稚稚可爱。数里外,禅宗二祖慧可坐居的司空山,晨光吞吐缭乱熠熠,像在拉开巨幅帷幕,即将上演何种剧目?山下的村民骑着电动车,满脸烟尘色,拉货拉人,是不是剧中角色,往哪儿匆匆赶

大 寒

的“男不拜月女不祭灶”。

新柴已经烧旺,哈斯的妻子将火撑上的锅洗了两遍,之后倒入清水。哈斯将细沙均匀地撒在火撑子周围,点上柏叶松叶,确保炉灶周围的洁净。之后他将羊胸叉上的毛烫净。羊胸叉是在卧羊时卸下的,剥皮时要留下一部分皮毛在上边,表示羊是完整的。

羊胸叉已经入锅,加入红枣、葡萄干、奶酪、酥油等,大火将水迅速煮沸,肉是要敞开锅煮,这样才能保证肉的颜色泽完美。

哈斯今年刚过五十岁,如今,他家早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,有非常现代化的住房,但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,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过节。为此,他家旁边专门搭建了蒙古包,所有的仪式都在包里进行。

这天,他请上嘎查的长者指导他并和他一起完成所有的仪式。那仁包迪斯是这里的万事通,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人。他上午就受邀来到哈斯家。

蒙古包里已经飘出羊肉的香味来。肉要煮上一个多小时,在这期间哈斯也开始制作酥油灯。用棉花搓条灯芯,放到铜酒盅里,将酥油舀入,灯就做好了,这灯将会点在佛龕前,火撑子前。与此同时,一些亲戚邻居帮他们家剪起了门花。门花有马、羊等图案,是事先画到纸上的,春节时要贴到门上,预示着五畜兴旺。

肉煮好捞出,哈斯的妻子将洗好的米下入腥汤中,盖上锅盖煮祭火膳。哈斯开始剔煮好的羊胸叉,他的儿子甘迪格,在旁边学习,动作生涩。哈斯要将这一传统传承给儿子。

赴,不得而知。

二十多年前,我曾到镇政府旁的陶边冈看古树群,上百棵老树簇生。我觉得就是“簇生”,那么密集,阴翳到森森、幽暗。白鹭!无数白鹭在树巅和枝丫间盘旋、飞舞,啊啊,呷呷,嘎嘎,喳喳,啾啾,翅膀拍打出急促的声浪。地上无数的鸟粪,新一层,旧一层,新一层,旧一层,新旧覆盖交缠,陈腐味和腥气交杂,村民就烦,对于我们这些梦游般喜欢漫行的异乡人,感到气息如许好闻,陡生一种快乐前所未有。现在古树减少了三分之一,偌大的冶溪镇平畈里,陶边冈依然突兀而起,醒目炫耀。

在青花般的星空下,在琥珀嘴古老的遗址里,壶、罐、碗、鼎、鬲足、石斧、石锛的残片,上一层殷商时代,下一层新石器时代,让我们看到了繁华和颓圯的过往。用手摸一摸村部旁边的紫薇花,一棵,像宝,孤零零怒放。好在树上不止一朵花,一团团的,红,相依相偎。

去年来时,是秋天。秋天的琥珀亦好,石桥隐隐,溪水凉白,大松树下秋晒的辣椒、豇豆丝、切成细条的茄子,被金阳暖日和晒筐拥着,折射的光像金箔在飞,明暗交织。一些白墙黑瓦的皖西南古民居,像被松阴照了几个世纪,静谧到不知鬼怪何时会来。

琥珀村,在大别山南麓。周边有西坪村、白沙村、溪河村、联庆村、金盆村、桃阳村、白鹿村、河西村、杨胜村、天台村,真是一些好名字,吉祥,得人心意。

包祭品是非常讲究的,先将剔好的胸腔内侧朝上安放在专用的祭品盘里的麻纸上,上面放满五谷杂粮、五色布条、奶食品、香、杜松叶等物品,用自制羊毛线或驼毛线从胸脯骨架的胸骨柄开始缠绕到一对胸叉骨,然后在上面放置掏空肉质的只带薄膜的完整胫骨,两边对称放置一条同样刮掉肉质的长条排骨,最后用松软哈达盖住,上面点上奶油,用网状丝布盖住胸骨顶部,头朝火撑子安放在其前方的桌子上面备好。

火撑子前点上了香和酥油灯。夜色笼罩蒙古包,牧区夜晚,星星稠密而明亮,此时祭火仪式开始了。

先在供奉神位和圣祖成吉思汗的供桌前,放上酒和奶,在火撑子内填入沙蒿根、香柏片,干柴将灶火点燃。女主人端着羊胸叉做的祭品,带领所有家人,围着火转三圈。

蒙古人祭火仪式包括祭火和招运两个部分。招运时,全家人将围着火撑子跪下,手端祭品举过头,顺时针旋转,口中念招运咒。招运咒有的是藏经,有的是蒙语,有的深奥,有的通俗,都是优美的韵文,祈求人丁兴旺,祈求五畜昌盛……

而我只能记住和听懂最后的一句:福来!福来!福来!

“祭火”时,男主人双手托起煮好的羊胸叉放入火中,全家人对着火焰向火神祈祷。在祭品供完之后,其他人继续把酒和奶供奉给火神——就是把贡品投入祭火炉。

仪式结束后,进入家庭宴会,大家分享装入“招运桶”之内的食物——“火佛之福”,开始吃“祭火膳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同蒙古人一起过年,走出草原,他们祭火时庄严的仪式,虔诚的表情,坚定的信仰一直感动着我。